



蒂薩河在燃燒

上 冊

〔匈牙利〕伊雷什·貝拉著

柯 青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Méls Blla
ÉG A TISZA

据 Bruno Heilig 德译本 Brennende Theiss
(Dietz Verlag Berlin 1939) 转译。

封 面 画： 张 守 义

蒂 薩 河 在 燃 燒 (匈 牙 利) [号 1565]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 数 530,000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3 15/16 插 图 2

1962 年 3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62 年 3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1—5500 册 定 价 (3) 2.25 元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古恩·貝拉*的信

——代序

亲爱的伊雷什同志：

我已經讀完了您这部关于匈牙利革命的小說。我認識其中許許多多的人物。事情相隔快十年了，但回忆起他們中間的某些人物，仍然使人感到欢欣；当然，也有一些人物，在今天讀来，也会使人不快。而最使我感到欣喜的，还是从小說中可以感觉到的那多次涌现出来的群众运动；这是我們匈牙利无产阶级自发的、火热的、十分广泛而又深刻的群众运动。十年前，我們年輕的共产党，就已經成功地把这一群众运动組織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并领导它去赢得了苏維埃政权。当我閱讀这部小說的时候，我又重新經受了下列的过程：战斗的快乐，几乎绝望的斗争的折磨，失败和流亡所带来的一切无法計算的痛苦；而最重要的是，在取得經驗教訓的基础上，匈牙利工人阶级又为取得新的革命胜利而进行着不屈服的斗争。

我因为您写出了这部小說而感到非常高兴。

直到現在为止，以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作題材的作品大都是反革命的作品。不久以前，我翻閱了全部搜集到的这方面的作品，它們用尽了一切文明的語言向我們的革命噴吐污泥和

• 見本書第16頁注。——譯者注。

傾倒垃圾。太少了，到目前為止，由我們共產黨人執筆來描寫我們革命的作品實在太少了。過去，象匈牙利詩人阿蘭尼·亞諾什^①那樣抱著一定程度的懷疑主義態度，我們對矛頭指向我們的誹謗和撒謊的逆流所採用的反應方式，顯然是錯誤的。阿蘭尼·亞諾什曾經這樣寫道：

假如我碰見一位驕橫的馬販子，
無理地濺了我一身泥漿；
我讓過一旁，不去和他爭吵，
把自己身上的泥漿默默抹掉。

似乎就是由於我們的容忍態度，致使失敗了的革命遭受到被加倍污蔑的命運。在沉重的打擊下，有一個時期，我們竟然能容忍所謂匈牙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首先在於它的反面教訓這樣一種說法。其實，這種觀點是採用某種辦法偷偷地從那些所謂信仰我們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的見解里，搬運到我們共產黨人中間來的。匈牙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之具有代表性，不僅僅是因為它的錯誤，也因為它有著許多崇高和美好的方面所發射出來的光芒。您的小說重新喚醒了我這樣的思想：十年來的自我譴責已經足夠了；現在該是我們向人們——特別是對那些在這方面幾乎是一無所知的青年——指出匈牙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真正意義的時候了。當時，匈牙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不但減輕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負擔；而且，正當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處於國際和國內形勢最困難的時刻，它把國際的反革命力量牽引到自

① 阿蘭尼·亞諾什（1817—1882），十九世紀匈牙利著名詩人；重要作品有長詩《多爾第三部曲》（包括《多爾第》、《多爾第的愛情》、《多爾第的晚年》）及《布達王之死》等等。——譯者注。

第一部

蒂薩河桥上

1

紅軍战士科伐斯·彼得經過五个星期治疗，病愈后就离开了新佩斯的卡罗伊医院。他来到大街上的时候，正是中午十二点刚过几分钟。他摘下軍帽，尽量让多瑙河上的暖風吹拂他的面龐，他虽然病剛好，臉上的顏色却很新鮮。他用左手理了理深褐色的头发，忽然莫名其妙地笑起来，露出了两排健康而洁白的牙齒。他那两只栗褐色的眼睛睜得很大，好奇地在城里到处張望，慢慢地朝軍營走去。就在这瞬間，他覺得自己非常幸福、堅強、年輕而且健康。

他怎么会料到再过三小时，他的生命又要瀕臨千鈞一发的險境呢。簡單說，彼得是在匈牙利无产階級革命^①胜利后的第四个月——六月二十四日出院的。

黎明，一陣驟雨洗滌了這座城市。太陽已經把街道晒干了，車輪底下只揚起輕微的塵土。从多瑙河上吹过来清新的空气。彼得的臉迎着風，享受它，对它微笑，同它耍戏。但是他剛走到阿

① 匈牙利共产党一九一九年領導工人武装起义，在三月二十一日成立了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國，同年八月一日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干涉軍和国内反革命分子里应外合而被顛复。——譯者注。

尔派德街，那愉快的情緒立刻低落下来，因为他尽管竭力向四周張望，但是，已經不認識这座从五月初到現在才第一次重新見到的城市了。房屋照旧座落在原地，电車还在原来的軌道上行駛，但是这些人……“真見鬼，他們都象遭上了什么事情似的，連脚步都迈不稳，”彼得心里想。

电車上的乘客拥挤得很厉害，也許因为这样挤車輪才轉动得这样慢。往日鮮紅的旗帜还在房外飄揚，只是已經被日晒雨淋得褪了色。整个城市瀰漫了疲倦和不安的气氛。

两个年岁稍大的紅軍战士，靠着軍营大門安詳地抽着烟斗。

“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一个人問，这是老利普塔克。

“上营部去报到，我是今天出医院的。”

“好了嗎？”

“好了。”

“那就溜縫溜縫去吧，同志！”

彼得惊奇地望着这个上髭发白、把軍帽象孩子似的推在一边、嘴里叼着一只櫻桃木烟嘴的兵士。

“別开玩笑，利普塔克同志！”

“唉—唉！这怎么会开玩笑！你要是非去不可的話，那你就进营里去，同志。不过，到里面你連个人影子都看不見，中尉先生早就領着全部人馬散步去了。他只留下我們在家，免得墙倒了沒人知道。”

“营长同志率領全营外出做战斗演习了，”另一个兵士补充說，“明天上午他們才能回来。营部也一直关到那个时候。家里只剩下我們两个不中用的老兵。”

“活見鬼，这一夜我可干些什么呢？”

彼得并不餓，仅仅为了消磨時間，他走进一家飯館，在那里

吃了兩盤炒南瓜。他在吃飯的時候忽然想起，最聰明的辦法是到市政府去找波依特克。

市政府前面一片繁忙的景象。人群象流水似地從大門出來進去。阳台上飄揚着一面火紅色的大旗。紅色公安局門前，一個門警在大樓前來回踱着。彼得站住了，瞧着眼前這片活躍景象，心里感到滿意。從多瑙河方面不知哪兒傳來炮聲，不會是太遠的地方。

“我們制成的一種新型大炮，這是在試炮，”一個鼻梁上架着眼鏡的瘦長的人向附近火車站等電車的人們說明。

彼得飛快地奔上樓梯。他在二樓上站住了，因為他確實不知道波依特克的房間在什麼地方。他還沒有來得及問旁人，恰好波依特克急急忙忙地走來，更确切一點說，是從三樓上跑步下來的。

“波依特克！”

波依特克沒有停下腳步。

“是你嗎？”他一面心煩意亂地問，一面繼續向前跑下去。彼得緊緊跟在後面。這裡大概出了什麼事！波依特克在走廊盡頭進入了一扇大門，一句話沒說，也沒有打招呼，匆匆地穿過昏暗的外屋，沒有敲門就推開一個雙扇門闖進屋裡去。彼得緊緊地跟在他後面，一直跟到波依特克這麼急忙走去的處方。他們倆到了市政委員會主席的房間裡，彼得才明白過來。主席正好坐在彼得對面的大寫字台後面一張皮靠椅上，他身後站着的是手上拿着電話機聽筒的波提翁迪，他象往常一樣，穿着一件藍色工人服。波依特克對這位白頭髮的主席說明什麼，雖然他說話的聲音很高，好象對一連士兵講話一樣，但是主席還是難以聽清楚，因為這時波提翁迪對着電話大聲嚷叫，房間裡另外四五個人談

話的噪音也都不低。彼得想要出去，波依特克从身后向他喊道：

“等一等！你还不知道應該到哪儿去，就急着要走。馬上跑到軍營去，看是不是真的，看……軍營是不是确实是空的。”

“一点不假，我就是从那里来的。全營都出发演习去了。”彼得說。

“真是個乱七八糟的队伍！”

波提翁迪把听筒扔到桌子上。

“交换台不接电话，它只喊国家社会民主党①万岁！”

一位高个子、宽肩膀、一头金发的工人——革命审判厅的审判长——用平静的声調說：

“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活动。”

“但是，同志！”白头发的主席带着責备的口吻打断他的話。接着他改換比較平静的口吻說：“必須对工厂大队发出信号。”

“你說的这是什么話？”波依特克捶着桌子大声叫道，“你怎么还不明白？过去我們約定的是由毛特內尔工厂鳴汽笛发出集合信号，集合地点就在它的院里。可是現在这个工厂偏偏落在反革命分子手里……”

“你剛才还說过鉄甲舰炮击本城。”

“这話也不假。鉄甲舰炮击这座城市，但是毛特內尔工厂在反革命分子手里也不假。消防队和大批武器都在那里——这有多糟糕！”

“哼。”

① 即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成立于一八九〇年，它一向受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强烈影响。該党的首領們实行了改良主义的、背叛工人阶级的政策；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国成立时，他們曾勾結資产阶级进行破坏活动。——譯者注。

“同志們，我們的責任，”社会民主党的書記費耳內尔說，他有一張歪嘴，臉色蒼白，相貌又丑陋。“我們的責任就是保卫市政府，必須把大門鎖上……”

“蠢貨！”波提翁迪大声地呵斥他。

“我們得尽力爭取時間，”波依特克說，“我到毛特內尔工厂去，設法防止別人在我們准备好以前攻击我們。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掌握住工人。”

波提翁迪点头同意。

“一定要这样做。”

“你跟我一块去，”他轉身向彼得說，也不等回答，急忙走了出去。彼得直追到大門口才赶上他。

仅仅他在市政府逗留的这段短短的時間內，街上的情况完全变了。大樓的周圍空无一人，只有崗警站在街中心，用眼睛搜寻榴霰彈在天空爆炸的烟雾。一辆电車正好在市政府前面停下，乘客們跳下来就急急忙忙地跑开了。一辆插着紅旗的汽車从佩斯馳来，沒有在市政府前面停留，一直向軍营馳去。

再往前一段，在法塞尔大街附近，呈現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象。人行道上挤滿了人；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里头也夹杂不少男人，那是剛吃过午飯回工厂去的工人。他們等待着什么事情，可是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肯定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究竟什么事呢？很多人正是对这一点非常好奇。但是再远一些，也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的那一段法塞尔大街上，却又看不到人了。通向佩斯的街道，兩側都是工厂，又长又寬，人們从这里可以看到一幅廣闊的景色。紅色烟囱笔直地矗立着，好象在守望一样。一辆电車和一辆載重汽車正爭先恐后地向佩斯急駛。

毛特內尔皮革工厂背向着多瑙河，一道高大的鉄栅栏对着

法塞尔大街，一座大鉄門把鉄柵栏截成两段。街道这一部分非常狭窄。另一面有一幢二层楼房，离开大鉄門只有几公尺远。屋頂四周延伸的排水管比从工厂墙壁向上耸起的鉄杆尖端高不到一公尺。大門敞开。門后的門房上方飄揚着一面紅白綠的旗子。

两个武装消防队员拦阻了波依特克和彼得。

“到什么地方去？”

“进工厂。”

一个消防队员撇了撇嘴，另一个耸了耸肩。波依特克和彼得刚进去，鉄門就关起来了。

工厂院子里，一长排武装消防队员背朝大門站着，他們对面是一短排武装工人，两排中間是消防队队长和几个兵士。他們的制服上閃耀着一顆有国旗顏色的徽章。这些人的領子上沒有带星章，胸前也沒有佩綬带，但是誰也能一眼就认出他們是些軍官。一个軍官正在对工人講話：

“……国家社会民主党……自由……眞正的工人阶级領袖……协約国送粮食和衣服……国家社会民主党……”

沒有人理会到这两个人走来。两个消防队员一动也不动地站在他們背后，甚至波依特克往軍官們站着的地方慢慢走去的时候，他們还没有动。講話的人停了一会儿，波依特克就利用这个机会說了話：

“同志們！革命政府委员会……”

他沒有来得及往下說。五个人一齐向他冲来。彼得把一个攻击者——健壮的消防队员拖回去，但是現在他也被六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有人踢他一脚，另一个人用枪托打他后背，第二下从后面打中了他的左肩，他就躺在口鼻冒血的波依特克身旁，他的剪短了的蓬乱的黑头发和发灰的太阳穴上也有了血迹。

武装的队伍散开了，把这几个人紧紧围住。

“回去！各就各位！立正！”

只有打手們还留在波依特克和彼得身旁。

“站起来！”一个軍官拿根棍子指着波依特克吆喝道，这是个高个子、寬肩膀、臉被太阳晒成褐色的驃騎兵。

波依特克和彼得一动也不动。他們每个人被两个消防队员挟住了胳膊。

“你們想在这里干什么？”軍官對他們大声喊着。

彼得一声不响。他覺得耳朵里嗡嗡地响，眼前直冒金星。波依特克用上衣袖子揩拭嘴上的鮮血。他吐出兩顆牙米。

“你們想在这里干什么？你們要在这里找什么？”軍官反復地問道。

波依特克望着武装工人那面，竭力使勁說：

“同志們！这……”

“堵住他的狗嘴！”

軍官們小声商量了一会儿。那个驃騎兵使勁揮动着他的棍子，另一个带着不同意的神情搖着头。有一个人从工人的行列走出来，把枪靠在墙上。消防队队长立刻奔到他跟前，抓住他的肩膀，使勁搖晃他。

“叫他們靠墙站着！”驃騎兵軍官咆哮地命令站在俘虏旁边的消防队员。

波依特克和彼得站在鐵墙前面，六个武装消防队员面朝他們監視着。彼得低着头，波依特克凝視着站在消防队员后面的驃騎兵軍官的臉。突然从什么地方——就在近旁——一个工厂的汽笛开始鳴鳴地鳴叫起来。波依特克咧起流血的嘴微笑了一下。他目光轉向工人队伍：他們一个接着一个把枪扔掉。

“他們欺騙了我們！”剛從隊伍里走出來的那個人高聲說。消防隊員就急忙奔過來，包圍了這群工人，把他們押送到後面那朝向多瑙河的院子裏去了。前面留下不到五十個武裝人員。這些軍官又集合在一起商量，誰也沒有注意這兩個俘虜。這時已有許多工廠的汽笛開始號召工人們拿起武器。

“這一仗我們已經勝利了，”波依特克向彼得耳語着說。

有一段時間局面沒有發生變化。大家全都在等待着，每一個人感到一定要發生一點什麼事，可是誰也沒有決心說出第一句話。院內寂靜無聲，只是聽到一片汽笛的嗚嗚聲。

突然，對面房頂上響起了一挺機關槍的噠噠聲。第一梭子彈從鐵柵欄掃射過來，以後的子彈在工廠院子中心卷起一陣塵土。消防隊的一挺機關槍也響起來了。波依特克和彼得臥倒在地上。在他們的頭頂上展開了一場火戰。

向工廠射擊的射手，臥在二層樓房煙囪後面。他一陣陣向這裡喊叫。波依特克聽出是戈特斯曼的喊叫聲：

“誰不跟我們站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

紅軍開始行動了，從梯子登上鐵柵欄。一個兵士剛到達鐵杆尖端附近，消防隊的機關槍立刻向他掃射，於是他胸部好幾處冒出了鮮血。他跌落在彼得身旁，仰臉朝天，眼睛睜着。彼得認出這是個有灰白上髭的士兵，幾小時前他還和這個士兵在軍營前說過話。

“老利普塔克，”波依特克肯定地說。“他留下了六個孩子。”

“誰不跟我們站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戈特斯曼喊叫着。

四周工廠的汽笛不停地嗚叫着。前面院子僅僅剩下三十多個武裝人員，其餘的人全都走開了。消防隊員躺在高高的一堆

大木头后面，他們的队长失踪了。

下午五点钟，大門打开了，武装的工人占领了这个工厂。

有人把波依特克和彼得装进汽车送往市政府。汽车在路上被武装工人拦住了两次。市政府前面的广场上有女工站岗，肩上背着短马枪。广场中心的一只大锅里正在给战斗的工人们做红烧辣子肉。

市政委员会的房间里，只有费耳内尔一个人。他象一个挨过打的孩子似的坐在一張大靠椅里，脸色吓得发青。

“我的上帝，真的没有人受伤嗎？”他哆哆嗦嗦地问道。

2

早晨八点钟，市政府开始工作了。

“佩斯那方面说什么？”彼得向刚刚放下电话听筒的波依特克問。

“薩姆艾里^①马上就到这里。来，我們也去看看现在毛特内尔工厂的情况怎么样。”

波依特克和彼得刚走出市政府大門，就看見薩姆艾里的車子，散热器上架着一挺机关枪，后面就是薩姆艾里，他戴着皮帽子，穿着皮上衣。

“上车吧，同志們！”他招呼他們，然后对司机說，“开到毛特

① 薩姆艾里·季波尔(1890--1919)，原系新聞記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社会民主党員。一九一五年在俄国被俘，曾在战俘中进行社会主义宣傳工作。接触列宁主义后，他成为布尔什維克。十月革命以后，他是战俘中間共产主义运动的組織者之一。一九一九年一月返回匈牙利，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在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国时期，他领导同內部的反革命力量斗争。匈牙利苏維埃政权失败后，他被反革命分子杀害。——譯者注。

内尔工厂！”

“怎么样？”他轉身向波依特克。

“情况是这样！”波依特克开始說，“同盟者^①从背后打击我們……我怕說这話，薩姆艾里同志，不过就是我不說出来，情况反正也是这样：人們只是在想，消耗这么大的力量……流血，这一切，所有这一切是不是都白費了……我們什么也沒有达到……我們有这样多的敌人……”

薩姆艾里注視着波依特克，他的臉，甚至整个人，都仿佛是由两只忧虑的、充滿責备日光的眼睛构成似的。

“是啊，”他輕声地說了起来，“我們有許多、非常多的敌人。今天他們比几个月前更多了，这是我們革命的一个最大的收获。现在法国把已經派去侵略莫斯科的軍队也調来对付我們。同志們，我們不是国家主义者。我們減輕了俄国同志在战斗中的負担，这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收获……还有，”接着他完全改变了語气說，“司令官說什么？为什么战斗时候他沒有在家？”

“我們把他完全忘記了，”波依特克无精打采地回答。

“很好！……”

薩姆艾里从工厂跟軍营通电话。司令官索莫吉从夜間演习就沒有回来，誰也不知道他到底在什么地方。

薩姆艾里扔下听筒。

“敗类！叛徒！”

一挺机关枪架在敞开着的大門里。工人的肩上背着枪。后院放着一門大炮，炮口朝着多瑙河。

“喂，同志，”薩姆艾里問一位老工人，“你們怎么会发生这样

^① 指社会民主党人，当时与匈牙利共产党合作。——譯者注。

的錯誤？”

“肚子要是空着，人就容易走錯路。”这个人回答。

“俄国工人連我們的一半都吃不上，他們照旧在各个战綫上战斗着，并且取得了胜利……”

“我沒有亲眼看見，”这位老工人說，“可是我却知道，我們已經餓了三个月，社会主义連点儿影子还没有……我們比从前更穷了。”

“忍耐一点，同志，一切都有一定的時間。相信我，这……”

“請您原諒，薩姆艾里同志，我打斷您的話，”波依特克打斷了他的話，“工人在等待着。”

薩姆艾里跳到放在院子中央的木头堆上。立刻响起一片欢呼声。波依特克宣布开会，接着薩姆艾里講話。他声嘶力竭地讲起来。群众靜靜地听着，講話当中沒有人呼喊。

“俄国的榜样……严格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敌人……紅軍……苏維埃俄国……反革命……除了劳动人民的政权外沒有別的政权，同时，誰用武力向劳动人民政权进攻，那誰就要被武力消灭……”

他越讲声音越响亮，口气越尖銳。他的向前伸出的手臂在白牆上映出一道长长的黑影。

3

波依特克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小孩住在一間小房里，他們战前就住在这里了。

“你怎么不想想办法，給我們弄一所舒适的小住宅呢？”妻子三番两次煩躁地問。“別人……”